

光影記憶 百年風華

——《國家相冊》圖片典藏

珍貴的影像，是當時的瞬間，  
回頭看是偉大的歷程。  
昨天是歷史，今天繼續奮鬥，  
明天實現民族復興。

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



光影記憶 百年風華

——《國家相冊》圖片典藏

香港好 國家好  
國家好 香港更好

全國政協副主席

董建華

## 序言

新華通訊社社長 何平

照片無言，歷史有聲。

翻開《光影記憶 百年風華》畫冊，一幅幅深藏於時間記憶中的畫面撲面而來，令人震撼、耐人尋味、發人深省。

我們看到，英雄的中華兒女在民族危亡之際奮起抗爭，趕走侵略者，埋葬舊王朝，徹底結束了近代以來中國飽受屈辱的歷史；

我們看到，神州大地氣象萬千，從一窮二白到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中國人民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創造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新世界；

我們看到，改革開放大潮奔湧，經濟社會各領域發展日新月異，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了時代；

我們看到，全面小康夢想成真，歷史性成就、歷史性變革催人奮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回首百年風雲變幻，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飽經憂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希望和曙光。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氣概，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每一位華夏兒女，都應永遠銘記這段苦難輝煌的歷史。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征程中，香港從來都不曾缺席。這顆歷經滄桑的東方明珠，命運始終與祖國緊密相連。

1925年3月，著名愛國人士聞一多滿懷悲憤地寫下《七子之歌》，將香港島、九龍半島等七個被割讓、租借的地方比作祖國母親被奪走的孩子，“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懷祖國之哀忱”。

明珠蒙塵，國家蒙恥。彼時的香港，任人宰割，飽受欺凌；彼時的中國，山河破碎，生

靈塗炭。

“母親，我要回來！”《七子之歌》的呼喊發出半個多世紀後，“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提出，使香港問題得到順利解決，香港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東方明珠重放異彩。這是彪炳史冊的千秋功業，也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必然。

影像的力量勝過千言萬語，鏡頭的聚焦拉近時光的距離。畫冊中的各幅照片，以時間為經、事件為緯，用微鏡頭折射大背景，用小故事講述大時代，生動記錄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偉大飛躍的歷史軌跡。讀者可以循此走進中國一百多年來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

畫冊中的照片，都來自同一個地方——新華社中國照片檔案館。這個中國最大、最權威的照片檔案館，珍藏有上千萬張歷史照片，最早的一張拍攝於1892年。無論時光怎樣流逝，這些照片檔案始終以無聲的方式，成為見證百年歷史風雲的“國家相冊”。2016年以來，新華社深入挖掘館藏資源，先後推出四季《國家相冊》微紀錄片，總瀏覽量已經超過30億。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以此次在香港舉辦《國家相冊》大型圖片典藏展為契機，新華社與香港三聯書店合作，對展出照片進行了二次集納和排版，推出了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畫冊。畫冊專設了“澎湃的香江”板塊，既有百年前工人運動的珍貴記錄，也有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騰飛的生動見證，更有香港回歸祖國後揚帆遠航再出發的嶄新氣象。

照片雖會泛黃褪色，歷史永遠生動鮮活。從這本畫冊上可以看到，我們的先輩進行了怎樣的艱難求索，付出了怎樣的奮鬥犧牲，走過了怎樣的非凡歷程。重溫歷史畫面，既是追憶和感悟，更是希冀和展望。香港與內地血脈相連、密不可分，祖國的繁榮昌盛必將讓東方明珠更加璀璨奪目。

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不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祖國始終是香港的堅強後盾。”

我們堅信，有偉大祖國作為堅強後盾，有七百多萬香港同胞的共同奮鬥，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美好。

謹此為序。

2021年9月於北京



## 融入中國歷史的大敘事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 盧新寧

今天，海量的數碼影像，讓時代的寫真“無微不至”，在數字時代之前，光影只能呈現於膠片，我們在按動快門之時，也更多幾分鄭重與莊嚴。

不過，無論是哪種媒介，當影像進入歷史地層，也就成為歷史敘事的一部分。吉光片羽之間，時代的脈絡已然顯現其中。

照片無言，歲月有聲。翻開《光影記憶 百年風華——〈國家相冊〉圖片典藏》畫冊，一幅幅或新或舊的照片，把我們帶回“歷史現場”。每一張照片都是一扇窗口，讓人看到百年來華夏兒女的風雨兼程、神州大地的滄桑巨變，看到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奮鬥，看到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

這是刻印在每個中國人心中的集體記憶。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進程，寫在每個中國人日常生活的瞬間。“九一八”事變後，離校抗日的燕京大學學生，眼裡寫滿堅毅；新中國第一部基本法婚姻法頒佈，領到結婚證書的男女，臉上充滿希望；北京第一高樓“中國尊”，腳手架上的工人，望向鏡頭微笑……

所有的變化，既源於人，又歸於人。厚重的“國家相冊”，來自普通的“人民故事”。回到這些“歷史現場”，我們在不可逆轉的民族復興進程中，看到個體命運的弧線；也在日常生活的點滴變化中，感受個體命運與國家、民族命運的密不可分。鏡頭定格的歲月風雲，予人一種強烈的歷史感。

如果缺乏這樣一種歷史感，對於個人而言，無疑是一種遺憾。畢竟，讓我們成為自己的，不僅僅是個性特點、生命際遇，也是漫長歷史中沉澱下來的文化基因，這讓我們能夠去想像一個超越自身的更大存在。

如果一個地方缺乏這樣一種歷史感，那就不僅是遺憾，更是缺憾了。“歷史、現實、未

來是相通的”，在扁平化時空中，無法形成有縱深感的歷史敘事；歷史、現實和未來沒有了連結，山川河流便只有“地理意義”，高樓大廈也只是“海市蜃樓”，難免成為“浮土”、“浮城”。

今天的香港正需強化這樣的歷史敘事，在“我城”之上重構“我國”。這本畫冊的最後一章，題目正是“澎湃的香江”。我們看到，香港海員罷工勝利後，歡慶的人群擠滿街頭；東江遊擊隊的戰士，在新界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回歸之夜，香港員警更換帶有紫荊花圖案的新警徽；港珠澳大橋逐浪臥波，延伸在天海之間……

近代以來，滄桑國史中，香港始終在場；復興進程裡，香港從未缺席。可以說，正是與祖國的大江大河緊緊相連，香港有了歷史的厚度，也有了文化的土層。對於香港，這是一件幸事。

這樣的“歷史現場”也再次提醒我們，香港接九州風、通五大洋，長期以來就是中外之間的一條“運河”，香港的優勢也正在於此；但所謂“樹高千尺有根，水流萬里有源”，香港是世界的、更是中國的。香港歷史的脈絡，在祖國；香港文化的根基，在祖國。香港要發展，必須找到自己的歷史主流、回到自己的文化主場。只有讀懂歷史的大邏輯、融入中國的大敘事，香港才能打開新的上升空間。

畫冊的最後，是不久前東京奧運會上的一幕：乒乓球女團比賽頒獎儀式後，冠軍中國隊與季軍中國香港隊一起合影，五星紅旗和紫荊花紅旗交相輝映。

這是耐人尋味的時代意象。今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香港也已開啟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如何理解自己作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決定了香港如何認識自己、走向世界。

相信香江澎湃，必將奔向更開闊的水域，最終匯入一個民族走向復興的浩盪洪流。

2021年9月13日於香江





01 | 浙江省嘉興市南湖，一艘普通的遊船。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裡閉幕。大會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決議。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新華社稿）



02 | 1949年10月1日，首都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華社稿）



03 | 1949年10月1日，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新華社稿）



04 |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之夜。（新華社稿）



05 | 1949年9月28日，“海遠”號輪衝破海上封鎖，從香港輾轉海外開回中國大連港。“海遠”號輪在開國大典前三分鐘掛起五星紅旗。（招商局集團供圖）

# 艱難的求索

不屈的中華民族

曾在迷茫中抗爭、求索

那些用生命點亮救亡圖存道路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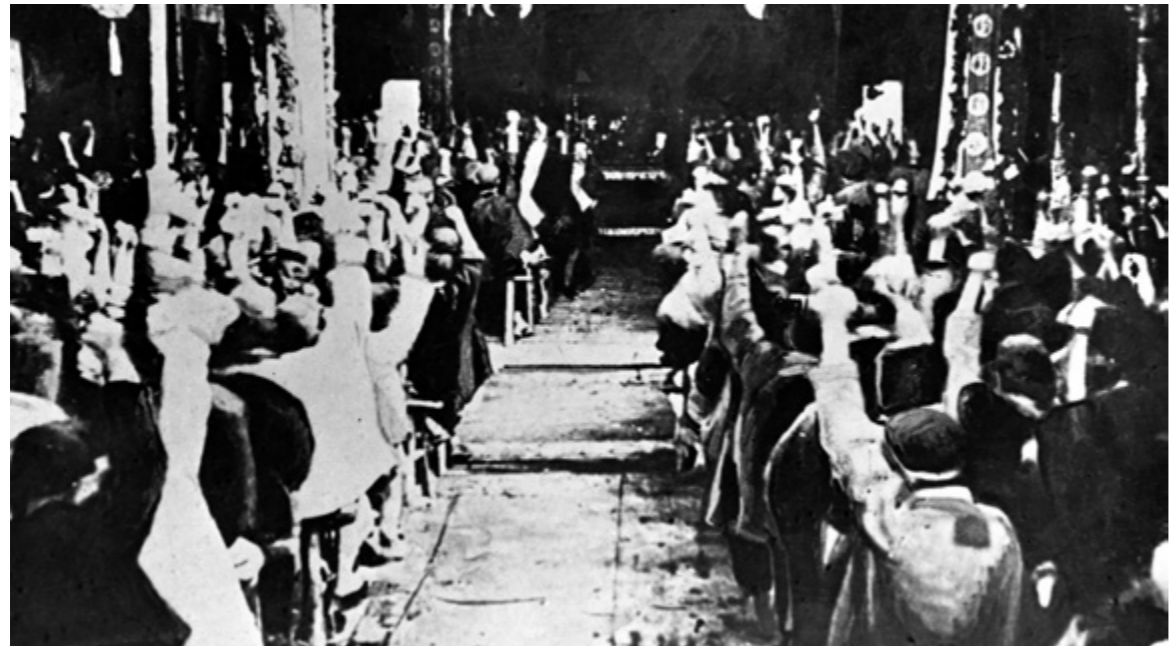
永遠留下歷史的身影

# 01





06 |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舉行的巴黎和會拒絕中國提出的廢除外國在華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華軍隊，取消“二十一條”及換文等合理要求，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交給日本，中國人民積聚已久的憤怒終於像火山一樣爆發。1919年5月4日，北京13所大專院校的學生3000餘人到天安門前集會，遊行示威，掀起反帝愛國運動即五四運動。（新華社稿）



07 |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圖為大會選舉的情形。（新華社稿）



08 |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燕京大學部分學生離校奔赴抗日前線前合影留念。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九一八事變”，開始大舉佔領中國東北，中國人民奮起抵抗。“九一八事變”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新華社稿）



09 | 1943年秋季，侵華日軍對河北易縣狼牙山周圍地區進行殘酷“掃蕩”，70個村莊橫遭血洗。圖為父母都被日軍殺害的兩個孩子。（新華社稿 劉峰攝）





10 | 1939年10月，加拿大共產黨員諾爾曼·白求恩醫生在晉察冀邊區涞源縣臨時手術室裡為傷患做手術。白求恩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知名胸外科專家，1938年1月率援華醫療隊途經香港赴中國抗日根據地，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1939年11月因傷口感染犧牲在太行山上。（新華社稿 吳印咸攝）





11 | 1940年8月至10月，八路軍在華北地區先後集中100多個團，對日本侵略軍進行戰略性進攻和反“掃蕩”作戰。圖為八路軍炮擊敵碉堡。（新華社稿）



12 | 1941年初，日軍集中兵力，對解放區進行大規模的“掃蕩”，實行燒光、搶光、殺光的“三光政策”。解放區軍民進行了艱苦的反“掃蕩”鬥爭。這是晉察冀邊區民兵破壞鐵路，使敵寇的交通陷於癱瘓。（新華社稿 李峰攝）



13 | 1941年，八路軍騎兵勇猛作戰，出擊殺敵。1941年6月，隨著蘇德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者加緊對華作戰，中國戰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日軍對各抗日根據地特別是華北抗日根據地發動毀滅性的“掃蕩”和“蠶食”，實行燒光、搶光、殺光的“三光政策”。（新華社稿 石少華攝）





14 | 1948年6月，北京昌平縣上下店子戰鬥中，解放軍戰士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猛撲敵陣。

北京昌平上下店子戰役，新華社攝影記者袁苓拍攝了戰士們頂著炮火衝鋒的情景。前方，一個戰士剛剛倒下，離他只有五六米遠。

下圖中的背影就是袁苓，除了相機，他還背著槍、手榴彈、乾糧袋，和戰士的裝束一模一樣。

這是袁苓的戰友郝建國在他身後拍下的。那一年，袁苓和郝建國都只有23歲。

(上圖 新華社稿 袁苓攝)

(下圖 新華社稿 郝建國攝)



15 | 1948年冬，淮海戰役期間，解放軍指戰員在戰壕裡參觀隨軍記者拍攝的新聞照片。(新華社稿 袁克忠攝)